

叢文家作代現

葉聖陶文集

上海春明書店印行

第

一

輯

一個朋友

我有一位朋友，他的兒子今天結婚。我去擾了他的喜酒，喝的醉了！我沒有喝的醉。

他家裏的酒真好，是陳了三十年的花雕，呷在嘴裏滋味濃厚而微澀——這個要內行家才能扼要地辨別出來——委實是好酒。

他們玩的把戲真有趣！真有趣！那一對小新人面對面站着，在一陣沸天震地的拍手聲裏，他們倆鞠上三個大躬。他們倆都有迷惘的、驚恐的、瞪視的眼光，好像已被貓兒威嚇住的老鼠。……不像，像屠夫刀下的牲牛。我想：你們怕和陌生的人站着麼？何不啼着，哭着，嬌央着，婉求着你們的爹爹媽媽，給你們換過熟識的知心的人站在對面呢？

我想的晚了，他們倆的躬已鞠過了，我又何必去想他。

那些賓客議論真多。做了烏鴉，總要呀呀地叫，不然，就不成其爲烏鴉了。他們有幾個人稱贊我那位朋友有福分，今天已是喝他令郎的喜酒了。有幾個滿口地說些「珠璧交輝」「鸞鳳和鳴」的成語。還有幾個被擠在一羣賓客的背後，從人叢的縫裏端相那一對小新人，似羨似歎地說，「這是稀有的事！」

我沒有開口。

那幾個說我那位朋友有福分的，他們的話若是有理，今天的新人何不先結了婚，慢慢吃乳漿？那幾個熟讀成語辭典的，只是搬弄着礦物動物的名詞，不知他們究竟比擬些什麼？

「這是稀有的事！」這句話卻有些意思。

然而也不見得是稀有。「稀有」兩字不妥。哈哈！我錯認在這裏批改學生的文稿了。

我那位朋友結婚的時候，我也去擾他的喜酒，也喝的爛醉，今天一樣的醉。這是十四年前的事——或者是十三年記不清楚了。當時行禮的景象，賓客的談話，卻還印在我的腦子裏，一切和今天差不多，今天竟把當年的故事重新搬演一回。我去道賀作賓客，也算是個配角呢。

我記得那位朋友結婚之後，我曾問他：

「可有什麼新的感覺？」

他的答語很是有趣：

「我吃喝玩要，都依舊；快意的地方依舊；不如意的地方也依舊；只有臥榻上多了一個人，是我新鮮的境遇。」

我又問他：

「你那新夫人的性情和思想如何？」

他的答語更有趣：

「我不是伊，怎能知道那些呢？」

他自然不知道。他除了惟一的感覺「新鮮的境遇」而外，那裏還知道別的。我真傻了，將那些去問他。當時我便轉了詞鋒道：

「伊快樂麼？」

「伊快樂呀！伊理妝的時候，微微地，淺淺地，對着鏡裏的伊笑。伊見我進內室，故意將臉兒轉向別的地方，兩顆烏黑的，靈活的，動人的眼睛，卻暗地偷覷着我；那時伊顴頰間總含着無限的慶幸，滿足，戀愛的意思。伊和女伴商量修飾，議論風生，足以使大家心折。伊又喜歡「又麻雀」，下半天和上半夜的工夫，都消磨在這一件事。你道伊還有不快樂的一秒麼？」

後來他們夫妻倆有了小孩子了，便是今天的新郎。他們倆遭逢了這個歡喜的非常，但是說不出爲什麼歡喜……我又傻了，覺得歡喜，歡喜就是了，要說出什麼來？這個歡喜，還普及得到他倆的族人和戚友，因爲這事也滿足了彼等對於他們倆的期望。然而他們倆先前並沒有什麼預計。論到這事，誰有預計？那一家列過預算表？原來喝的醉了！

他們倆生了兒子，生活上絲毫沒變更。他吃喝玩要，依然如故。伊對着鏡裏的伊笑，偷覷着他得意，談論修飾，「又麻雀，」也依然如故。

小孩子吃的，是一個賣了兒子，奪了兒子的權利換飯吃的婦人的乳漿。他醒的時候，睡眠的時候，都在伊的懷抱裏。不到幾個月，他小小的龐兒會笑了，小手似乎會招人了。

他們倆看了，覺得他很好玩，是以前不會有過的新鮮玩意兒。一個便從乳母手中抱過來和他接個吻，一個不住地摩撫他的小面龐。他覺得小身體沒有平常抱的那樣舒服，不由得哭了起來。他們倆沒趣，更沒法止住他的哭，便叫乳母快快抱去。

「我們不要看他的哭臉！」

那小孩子到了七八歲，他們倆便送他進個學校。他學些什麼，他們倆總不問。受教育原是孩子的事，那用父母過問呢！

今天的新郎還兼個高等小學肄業生的頭銜！他的同學有許多也來道喜，他們活動的天性，沒有一處地方一刻功夫不流露，剛才竟把禮堂當着球場踢起球來。然而對於那做新郎的同學，總現出凝視猜想的神情，好像他滿身都被着神祕似的。

我想今天最樂意的要算我那位朋友了。他非但說話，便咳一聲嗽也柔和到十二分；鬢了腰，執了壺，替賓客斟酒，幾乎要把酒杯敬到嘴邊來。他聽了人家的祝賀語，眉花眼笑地答謝道：

「我有什麼福分？不過幹了今天這一樁事，我對小兒總算盡了責任了。將來把這份微薄的家產交付給他，教他好好地守着，我便無愧祖先。」

我忽然想起，假如我那位朋友死了，我替他撰家傳，應當怎樣地敘述？有了簡簡括括只有一句話：「他無意中生了一個兒子，還把兒子撤在自己的模型裏。」呀！諛墓之文那有這種體例！原來我喝的醉了……

一九二〇，一二，一四。

義兒

義兒最歡喜的東西就是紙和筆了：不論是練習英文的富士紙，印畫地圖的考貝紙，寫大楷的八都紙，乃至一張撕下的日曆，一葉廢餘的文格，不論是鋼筆，蠟筆，毛筆，鉛筆，乃至課室內用殘的顏色粉筆，一到他的手裏，他就如獲得世界的一切了。他的右手一把握着筆幹，左手五指張開揪住鋪着的紙，描繪他理想中的人物屋鳥；他的頭總是側着，一會兒偏左，一會兒又偏右；舌尖露出於上下唇之間，似欲禁止呼吸的樣子。他能畫成側形的鯉魚，俯視形的菊花，從正面看的農屋。他畫成一樣東西，常常要端相好幾回，還加上幾筆，或給加上一部分。有時加得高興了，鯉魚的鱗片都給畫上短毛；菊花的花瓣儘管加多，致全花湊不成個圓形；從煙突噴出的煙越塗越多，所佔紙面比屋子還大。他看看這不像一幅畫了，就在上面打一個大×，或者撕碎了，疊起來再撕，如是屢屢，以至於粉碎。他留着的畫稿都摺得很小很小，積存在一個舊的布書包裏。

他當然同別的孩子一樣，歡喜奔跑，歡喜無意識地叫喊，歡喜看不經見的東西，歡喜附和着人家胡鬧。但是他不喜歡學校裏的功課。他在課室裏難得靜心，除了他覺得先生演講的態度很好玩，先生如狂的語聲足以迷住他的思想的時候。若是被考問時，他總能够回答，可是止有片段的，不能有完整的答案。所以他的愚笨懶惰等等罪名早在他的幾位先生的心裏成立了。就是那位圖畫先生，也說他不要好，止知亂塗，畫的簡直不成東西。這是的確的，他逢到畫圖的功課，隨隨便便臨了黑板上先生畫的一幅畫，繳給先生就是了，從來沒有用過一點心，希望牠好。

他的父親早死了，母親養護着他，總希望他背書像流水一般地快，更讀通一點英文，將來好成家立業。但是實際所得的止是失望和悲傷，義兒今年十二歲了，高等小學的二年級生了，讚美他的聲息一絲也聽不到，卻時時聽得些愚笨

懶惰歡喜嬉亂等對於他的考語，她很相信這些考語是確實的，不然何以義兒回了家總不肯自己拿出書來讀，必待逼迫着呢？又何以總是一字一頓地讀，從不會熟誦如流水呢？他止喜歡捉蟲子，釣魚兒，塗些怕人的東西在紙上，這不是擗亂麼？而且有什麼用處呢？她想到這等情形時，就很自然很容易地引起舊有的胃病。「我的心全在你的身上，現在給你撕得粉碎了，」她老是向義兒這麼說。義兒聽了，也不辨這句話何等傷心，止覺得意味非常淡薄，值不得容留在腦子裏，所以他一切照平常做去。

有一次他將積蓄着的母親給他的錢買了兩匣紙煙匣內的畫片，有兩次他跑到河邊，蹲在露出河面的石頭上釣魚，再有幾次，他到不知什麼地方去逛，直到天黑才回家，都惹起了母親的惱怒和悲感。她知道同他說傷心的話絕對沒有效果，但是總希望得到一點效果，便換了個似乎較有把握的辦法，就是打她的細瘦慘白的手，握着一枝量衣的尺，顫顫地在他身上亂抽，因為怨恨極了，用了好多的力氣。可是他一聲都不響，沈靜的面孔，時而一瞬的眼睛，都表示出忍受和不屈的意思。她呼吸很急促，斷斷續續地問，「可知道你的錯處麼？下次還敢這樣麼？」他止當沒有這回事，並且偏轉他的頭。她沒有法子，餘怒裏偏萌生一絲智慧來，就說，「假如下次不敢，我就饒恕了你這一次。」這時候他的頭或者微微一搖，或者輕輕一點，或者止有搖或點的意思，都可認為悔過的表示，她的手就此停了，她的怨恨就此嚥下去了。事情就這樣完結了。可是她的失望的心因此而凝固，她相信義兒是個難得好的孩子，想起的時候就默默流淚，怨自己的命運不好，更傷悼丈夫的早死。

母親終究是母親，雖然覺得今後的失望是注定了。義兒上學校去的時候，她總要問他穿的衣服够不够，肚子吃飽了沒有；有時買了一點吃的東西，或是人家送了什麼餅餌糖果來，她總把最好的留着給他吃。他是難得好的呢，他是引起自己的失望和悲傷的呢，她卻全然不想到了。

義兒還有兩位叔叔，也是時常斥責他的。不知為什麼，他對於那位三叔特別害怕，一看見周身就不自由起來，好像

被束縛住的樣子，對於他的劣蹟，三叔發見得最少，因為他看見他時總是很安定很規矩的。人家發見了義兒的錯處，就去告訴三叔，借他來達到訓誡他的目的——就是義兒的母親也常常如此。三叔訓誡義兒的時候，義兒的面孔就紅了，不敢現沈靜的神態了，頭也不敢偏轉了；三叔教他以後不要再這個樣子，他就很低很可憐地答應一聲「知道了」。勝利每為三叔所操，他因而發明了處置義兒的祕訣。他向義兒的母親和旁的人這麼說，「處置義兒唯一的方法，就是永遠不要將好顏臉對他。我就這樣做，所以他還能聽我的話。」義兒的母親對於這句話非常信服，可是她熬耐不住，不能不問暖問飽，留最好的東西給他吃。

一張山水畫的明信片，上面有蔥綠的叢樹，突兀的山石，藍碧的雲天，紆曲曳白的迴泉，義兒從一個同學手裏得到了。他快活非常，如得了寶貝，心想臨繪一張不乾不淨的顏色盒，是他每天攜帶的，他取了出來，立刻開始工作。一張桌子不過一方尺有餘的面積，實在安放不下墨水瓶，硯臺，顏色盒，明信片，畫圖紙，兩條手臂，等等東西。然而一個課室裏要布置五六十張桌子，預備五六十個學生做功課呢，怎能顧得各人過分的安適？好在義兒已經習慣了，侷促的小天地裏他自能優游如意。此刻他將墨水瓶擺在硯臺上面，明信片倚於瓶口，就髣髴帖架托着畫帖。左手拿着顏色盒，桌子上面就有地位平鋪畫紙了。他畫得非常專心，竟忘了周圍的和自己的一切，沒有思慮，沒有情緒，止有腦和手聯合的簡單的運動，就是作畫。同學的喧聲和沈重且急速的腳步，或是走過他旁邊的暫時止步而看他一看，於他止起很淡很淡的感覺，差不多春夜的夢一般，迷蒙而杳渺。功課又開始了，同學都上了他們的座位了，英文先生也進了課室了，他周圍的空氣全變，而他如無所覺，還是臨他的畫。

豎起的明信片很引人注目，況且義兒是坐着作畫的姿勢，英文先生一望便明白了。他不免有點惱怒，「他在那裏作畫，連課本都不拿出來，分明不願意上我的功課。」他這麼想，宏大而嚴正的呵斥聲就從他喉間涌出：「沈義，你做什

麼！現在是什麼時候？你的課本那裏去了？你不愛上我的功課，儘管出去，你在課室外畫一輩子的圖，我不來管你，在我的課室裏卻容不得你這樣懶惰搗亂的學生！」同學們聽了，有的望着義兒，看他怎麼下場；有的故意看書，表示自己的勤勉；更有的相着英文先生紅漲的怒容止是輕笑；課室內暫時靜默。

義兒被喚醒了，還有幾株小樹沒有畫上，他感覺得不快，像睡眠未足的樣子。他知道不能再畫，便將明信片畫幅顏色盒放入抽屜裏，順便檢出讀本來，慢慢地翻到將要誦習的一課。他並不看先生一眼，臉容緊張，有懊喪的神態。這更增加了英文先生的怒意。「早已說過了，若是不願意，就不必勉強上我的課！你惱怒什麼？難道我錯怪了你？上課不拿出課本來，是不是懶惰？因你而妨害同學的學習，是不是搗亂？我錯怪了你麼？」

「是的，沒有錯怪，」義兒隨口地說，卻含有冷峻的意味。「現在課本已拿出來了，請教下去罷，時間去得快呢。」同學們不料義兒有這樣英雄的氣概，聽着就大表同情，齊發出勝利的笑聲來。剛才的靜默的反響就是此刻的騷動了，室內不僅是笑聲，許多的足在地板上移動的聲音，桌椅被震搖而作的咕咕格格的声音，英文先生擲書於桌並且擊桌的聲音，混成一片。

英文先生覺得這太不可堪，非叫義兒立刻退出課室，不足以維持自己的威嚴。他就很決斷地說，「你竟敢同我鬭口！你此刻就出去，我不要你上我的課！」實在英文先生沒有仔細地想，說這句話很危險的，假若義兒不聽話，不立刻退出課室，豈不是更損了威嚴麼？果然，義兒聽了驅逐的命令，止將身體坐後一點，以爲這樣就非常穩固了，——他絕對沒有出去的意思。同學們的好奇心全部涌起了先生的失敗將怎樣挽救，義兒的抵抗將怎樣支持，都是很好看的快要表演的戲文。他們望望先生，又望望義兒，身軀頻頻轉側，還輕輕地有所議論，室內的空氣更顯得不穩定。

英文先生臉已紅了，他斜睨義兒，見他不動，又見許多學生都如帶着譏諷的顏色。這是何等的侮辱呵！他的血管漲得粗了，頭腦岑岑地響了；一種不可名的力驅策着他奔下講臺，一把抓住了義兒的左臂，用力拉他站起來。義兒有桌子

做保障，他兩手狠命地扳住桌面，坐着不動；他的臉色微青，堅毅的神采，鬚勇士拒敵的樣子。英文先生用力狠猛，止將義兒的左臂震搖，桌子便移動了位置；且發出和地板磨擦的使人起牙齒酸麻之感的聲音。義兒終於支持不住，半個身體已離開桌子了；桌子受壓不平均，忽然向左傾側。一霎的想念起於英文先生的腦際，以為桌子倒時一定發重大的聲音，這似乎不像個樣子。他就放了手，義兒的身軀重復移正，桌子便穩定了。課室內的戰事於是暫時休止。

同學們觀戰，早已忘了自己在什麼地方了；有的奮一點無所着力的力，同情於義兒的拒敵；有的止覺此事好玩，最好多延長一刻；有的覺得這是個機會，便取出心愛的玩意兒來玩弄，或是談有趣味的話。總之，在課室之內，上功課的事是沒有人想到了。直到先生放手，驚奇的目光又集中於先生之面。

英文先生的手放了，忽然覺得這個動作太沒意思，況且許多學生正看着己的顏面呢。但是，再去抓他也不好，要再抓何必放呢？窘迫的感覺包裹全身，使他不敢正眼看周圍諸人。他止喃喃地說，「你不去也好，我總不承認你留在這裏。剛才的事退了課再同你講。現在且上功課，你不愛上，同學們要上呢。」他很不自在地走向他的講臺。

學校裏從此起風波了：英文先生將義兒的事告訴了級任先生，說以後一定不要他上他的課。級任先生口裏雖不說什麼，心裏卻異常躊躇，不要他上課就是不肯教他，那有學校裏不肯教學生之理，並且在英文課的時間叫他做什麼呢？若是還叫他上英文課，英文先生的面子又怎麼顧全？說不定英文先生因此動怒，又生出以外的枝節來。級任先生如受了過大的刺激，覺得滿心都是不爽快。他就告訴了義兒的三叔，他們倆本是天天在茶館裏會見的茶友。許多同學呢，他們將義兒的事作為新聞，一散課就告訴別級的同學，像講述踢球的勝利那麼有味——於是別級同學流動恆變的心裏又換了個新的對象了。他們以好奇的心在那裏觀望：課已退了，英文先生將怎樣辦理這一件事呢？義兒仍舊取出抽屜裏的東西，完成他的畫幅，可是心裏總覺不安定，有點驚怯，以後將有什麼事到臨，模糊而不能預料。一塊小石的投

擲可以激動全世界的水，雖然我們不盡能看見波紋，現在的情形就是這樣了。

三叔聽了級任先生的訴說，當然痛恨義兒的頑劣；一方面想法解決這件事。他說，「由我訓誡他，已經不知幾回了！當着面他總是很能領受的態度，自稱情願悔改，可是一背面第二個過失就來了。他母親打他罵他，差不多是每天的常課，更沒有什麼用處，當時他就不肯說一個改字。我們須得換一個方法才行。」

「是呀，須得換一個方法，」級任先生連連點頭說，「他在課室內這樣搗亂，非但同學們和授課的先生受他的累，連我也覺得難以措置。總要使他知所畏懼，以後不敢再這樣，才得大家安靜呢。」

「英文先生方面，由我去陪罪；爲他的話的威信起見，不妨令義兒暫時不上英文課；到那一天，說『你確能改過，英文先生恕你了，』然後再叫他上課。」

「你這辦法，解除了我的爲難了！」級任先生露出得意的笑容，壓在他肩上的無形的重負似乎輕了好多。「就這麼辦罷。可是怎能使你家義兒確能改過呢？」

三叔輕輕擊桌一下，端起茶盃呷了一口茶，然後說，「就是你所說的那句話，要他知所畏懼。我想他這麼浮動的心情，都由每天回家，常同外面接觸而來的。若是叫他住在學校裏，和外間一切隔離，過嚴苦的生活，他一方面浮動的心情漸漸定了，一方面嘗到嚴苦的生活的滋味而覺得怕了，或者不再有什麼壞的行爲做出來吧。」

「這確是一個辦法。就叫他住在我的房間裏好了。但是，你先要給他一個暗示，重重地訓斥他一頓，使他沒有搬進學校就覺得懷然。」

「我知道，我有法子。」

一切的計畫都照着三叔進行，義兒搬進學校裏住了。他本來很羨慕住校的同學。他常常想晚上的學校裏不知怎

麼情形，課室裏點了燈，許多同學坐在一起，不是很好玩麼？可是他並不會向母親要求過，要在校內寄宿，因為他不能設想這事的可能。現在母親忽然端整了被褥一切，叫他住在校裏，實在是夢想不到的。這就是他往日的學校呀，但他覺得新鮮。晚飯的鈴聲，課室裏上了火的煤油燈，住校的同學的隨意談笑，夜色的操場上的賽跑，都是他從來不曾經歷的。他聽着，看着，談着，玩着，恍恍惚忽如在夢裏，悠久而不變換。他在睡眠之前很匆促地摹印一張洛川神女之圖，到末了畫那條衣帶，墨色沸了開來，就把全幅撕了；但是他很覺舒適。母親的嘮叨現在是非常之遠，好似在她懷抱裏的時候的事；畫完一幅畫，居然沒有聽見「又在那裏塗怕人的東西了」的責罵。更可喜的，一個同學約他明天一早去捉棲宿未醒的麻雀。他在床上想到那裏去取竹竿，怎麼塗上了膏，預備着怎樣一個範子，怎麼伸手……漸漸地模糊，不能想了。

兩三天內，級任先生暗裏窺察，希望看見義兒愁苦怯懼的面容。可是事實竟相反，義兒還是往日的義兒，更高興了點。

「當級任先生到茶館時，三叔就問他，「義兒可又鬧了什麼事？」

「暫時沒有，」級任先生微露失望的神態，語音帶冷然的調子。

「他住在校內覺得怕麼？」

「怕？」級任先生斜睨着三叔，「那有這回事！他還是往日的模樣，並且更為高興。」

「他竟不怕麼？」三叔悵然愕視。

潘先生在難中

車站裏擠滿了人，各有各的心事，都現出異樣的神色，脚夫的兩手插在號衣的袋裏，睡着一般地站着；他們知道可以得到特別收入的時間離得還遠，也犯不着老早放出精神來。空氣沈悶得很，人們略微感到呼吸的受壓迫，大概快要下雨了。電燈亮了一盞了，彷彿比平時昏黃一點，望去好像一切的人物都在霧裏夢裏。

揭示處的黑漆版上標明西來的快車須遲到四點鐘。這個報告在幾點鐘以前早就教人家看熟了，現在便同風化了的戲單一樣，沒有一個人再望牠一眼。像這種報告，在第一個禮拜裏，幾乎每天每趟的行李車都有，所以本來是難得的事情，大家也習以為當然了。

不知幾多人心繫着的來車居然到了，悶悶的一個車站就一變而為擾擾的境界。來客的安心，候客者的快意，以及脚夫的小小發財，我們且都不提。單講一位從讓里來的潘先生。他當火車沒有駛進站場之先，早已調排得十分周妥：他領頭，右手提着個黑漆皮包，左手牽着個七歲的孩子；七歲的孩子牽着他的哥哥（今年九歲）；哥哥又牽着他的母親，潘師母。潘先生說人多照顧不齊，這麼牽着，首尾一氣，猶如一條蛇，什麼地方都好鑽了。他又屢次叮囑，教大家握得緊緊，切勿放手，尚恐大家萬一忘了，又屢次搖盪他的左手，意思是教把這警告打電報一般一站站遞過去。

首尾一氣誠然不錯，可是也不能全乎沒有弊端。火車將停時，所有的客人和東西都要涌向車門，潘先生一家的一條蛇是有點尾大不掉了。他用黑漆皮包做前鋒，胸腹部用力向前抵，居然進展到距車門只兩個窗洞的地位。但是他的

七歲的孩子還在距車門四個窗洞的地方，被擠在好些客人和坐椅的中間，一動不能動；兩臂一前一後，伸得很長，前後的牽引力都很大，似乎快要把握臂膊拉了去的樣子。他急得直喊：「阿！我的臂膊！我的臂膊！」

一些客人聽見了帶哭的喊聲，方才知道腰下擠着個孩子；留心一看，見他們四個人一串，手聯手牽着。一個客人呵斥道：「趕快放手，要不然，把孩子拉做兩半了！」

「怎麼弄的，孩子不抱在手裏！」又一個客人鄙夷的聲氣自語，他一方面仍注意在攔得向前進行的機會。

「不，」潘先生心想他們的話不對的，牽着自有牽着的妙用；再轉一念，妙用豈是人人能够了解的，向他們辯白，也不過徒勞唇舌。不如省些精神罷！就把以下的話嚥了下去。而七歲的孩子還是「臂膊！臂膊！」喊着，潘先生前進後退都沒有希望，只得自己失約先放了手。隨即驚惶地發命令道：「你們看着我！你們看着我！」

車輪一頓，在軌道上立定了；車門裏彈出去似地跳下許多的人。潘先生覺得前頭鬆動了些，但是後面的力量突然增加，他的腳作不得一點主，只得向前推移；要回轉頭來招呼自己的隊伍，也不得自由，於是對着前頭的人的後腦叫喊：「你們跟着我！你們跟着我！」

他居然從車門裏被彈出來了。旋轉身子，身後沒有他的兒子同夫人。心知他們還擠在車中，守住車門老等總是穩當的辦法。又下來了百多人，方才看見腳踏上人叢中現出七歲的孩子，的上半身，承着電燈光，面目作哭泣的形相。他走前去，幾次被跳下來的客人衝回，才用左臂把孩子抱了下來。再等了一歇，潘師母同九歲的孩子也下來了；她吁吁地呼着氣，連喊「阿唷，阿唷，」淒然的眼光相着潘先生的臉，似乎乞求撫慰的孩子。

潘先生到底鎮定，看見自己的隊伍全下來了，重又發命令道：「我們仍舊同剛才這樣聯起來。你們看月臺上的人這麼多，收票處又擠得厲害，不是聯着，就要走散了！」

七歲的孩子覺得害怕，攔住他的膝頭說：「爸爸，抱。」

「沒用的東西」潘先生頗有點憤怒，但隨即耐住，蹬下身子把孩子抱了起來。同時關照大的孩子拉着他的長衫的後幅，一手要緊緊牽着母親，因為他自己一隻手也沒得空了。

潘師母向來不會受過這樣的困累，好容易下了車，卻還有可怕的擁擠在前頭，不禁發怨道：「早知道這樣子，寧可死在家裏，再也不要逃難的了！」

「悔什麼！」潘先生一半發氣，一半又覺得憐惜。「到了這裏，懊悔也是沒用。並且，性命到底安全了。走罷，當心脚下。」於是四個一串向人叢中蹣跚地移過去。

一陣的擁擠，潘先生如在夢裏似的，出了收票處的隘口。他彷彿急流裏的一滴水滴，沒有迴旋側向的餘地，只有順着大衆的勢，腳不點地地走。一會兒，已經出了車站的鐵柵欄，跨過了電車軌道，來到水門汀的旁路上。慌忙地回轉身來，只見數不清的給電燈光耀得發白的面孔以及數不清的提箱與包裹，一齊向自己這邊涌來，忽然覺得長衫後幅上的小手沒有了，不知什麼時候放了的；心頭悵惘到不可說，只無意識地把身子亂轉，轉了幾回，一絲影蹤也沒有。家破人亡之感立時襲進他的心門，禁不住滲出兩滴眼淚來，望出去電燈人形都有點模糊了。

幸而抱着的孩子眼光敏銳，他瞥見母親的疏疏的額髮，便認識了，舉起手來指點道：「媽媽，那邊。」

潘先生一喜；但是還有點不大相信，眼睛湊近孩子的衣衫擦了擦，然後望去。搜尋了一歇，果然看見他的夫人呆鼠一般在人叢中瞎撞，前面護着那大的孩子，他們還沒有跨過電車軌道呢。他便向前迎上去連喊着「阿大」，把他們引到剛才站定的旁路上。於是放下手中的孩子，舒暢地吐一口氣，一手抹着臉上的汗說：「現在好了！」的確好了，只要跨出那一道鐵柵欄，就有人保着險，什麼兵火焚掠都遭逢不到；而已經散失的一妻一子，又幸福得很，一尋即着，豈不是四條性命，一個皮包，都從毀滅和危難的當中檢了回來麼？豈不是「現在好了！」

「黃包車！」潘先生很入調地喊着。

車夫們聽見了，一齊拉着車圍攔來，問他到什麼地方。

他昂起一點頭，似乎增加好幾分威嚴，伸出兩個指頭揚着說：「只消兩輛！兩輛！」他想了一想，續說：「十個銅子，四馬路去的就去！」這分明表示他是個「老上海」。

辯論了好一會，終於講定十二個銅子一輛。潘師母帶着大的孩子坐一輛，潘先生帶着小的孩子同黑漆皮包坐一輛。

車夫剛欲拔脚前奔，一個背鎗的印度巡捕一臂在前面一橫，只得縮住了。小的孩子看這個人的形相可怕，不由得回過臉來，貼着父親的胸際。

潘先生領悟了，連忙解釋道：「不要害怕，那就是印度巡捕，你看他的紅包頭。我們因為本地沒有他，所以要逃到這裏來；他背着鎗保護我們。他的鬍子很好玩的，你可以看一看，同羅漢的鬍子一個樣子。」

孩子總覺得怕，便是同羅漢一樣的鬍子也不想看。直到聽見嚙嚙的聲音，才從側邊斜脫過去。只見很亮很亮的一個房間一閃就過去了；那邊一家家都是花花燦燦的，都點得亮亮，他於是不再貼着父親的胸際。

到了四馬路，一連問了八九家旅館，都大大的寫着客滿的牌子；而且一望而知情商也沒有用，因為客堂裏都搭起床鋪，可知確實是住滿了。最後到一家也標着客滿，但是一個夥計懶懶地開口道：「找房間麼？」

「是找房間，這裏還有麼？」一縷安慰的心直透潘先生的週身，彷彿到了家的樣子。

「有是有一間，客人剛剛搬走，他自己租了房子了。你先生若是遲來一刻，說不定就沒有了。」

「那一間就是我們住好了。」他放了小的孩子，回身去扶下夫人同大的孩子來，說：「我們總算運氣好，居然有房間住了！」隨即付車錢，慷慨地照原價加上一個銅子；他相信運氣好的時候多給人一些好處，以後好的運氣會續續而來的。但是車夫偏不知足，說跟着他們回來回去走了這多時，非加上五個銅子不可。結果旅館裏的夥計出來調停，潘先